

創作天地

骨頭打鼓

鍾國強

他沒有怎樣忘記母親，雖然在她去世後，他有時會有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沒有想起她。

重陽前一天，他忽然記得曾經向母親許諾過，說將來會對她怎樣怎樣。他沒有說甚麼「報答」之類的話，許諾甚麼也完全忘記了，但記得當時還沒有那麼年老的母親笑著回答說：「到了那時，我已經骨頭打鼓了。」

他聽過莊子鼓盆而歌的故事，但對於「骨頭打鼓」，腦海裏卻是一片空白。

重陽那天母親的墳前只供鮮花，四野一片寧靜。他到現在還不知道母親是喜歡鮮花呢還是爆竹冥鏹香燭燒肉。他默坐在陽光中的樹蔭下，不遠處的山火只見濃煙，完全聽不見任何燄火或草木蟲蟻的聲音。他又想起「骨頭打鼓」這句話來。母親那時一轉身，便即化成一堆雜有黑色顆粒的白色粉末，靜臥在一個白色陶甕裏。一切來得太快，快得不留任何聲息。他現在極力去想那中間失落的骨頭，咚咚咚，四周卻連一下想像的鼓點也沒有給他。

豬仔錢罌

鍾國強

我的豬仔錢罌有一對很大的眼睛。

父親說錢儲滿後，就可以把牠敲破。儲蓄要由小培養，他說。我把很難才能擁有的壹角、伍角、壹圓全投進去，每投一下，都要細聽牠肚裏咚咕一下的回響。

然後牠就半響了；錢儲滿了，牠就完全不響了。父親問我有甚麼東西要買，我想了一下，只是想，不說：能否買回那一下咚咕的聲音？

我嘗試把錢從那個窄口接出來。我嘗試用萬字夾去夾。我嘗試把牠像搖籃般搖。

「是時候了。」父親向我遞來一把錘。

光移進山後就不見了。我把牠帶到挖好了的土坑前。暗裏見牠也看著我，還是一聲不響。

我的豬仔錢罌有一對很大的眼睛。

史記——記中史 field trip

吳朗風

一、

曳著的軌忽疾忽徐地沒入轉角
站立的人背對目光
緊抓著車身晃蕩
剛坐下
風一下子攝入髮間

二、

然後是沙、是掘路、是貨車
伸向斜坡沒滾下來的隆隆
鑽地人不曾怨地硬
畢竟是孫大炮的紀念館

三、

監獄外頭
我們呷著茶
把玻璃壺放回
底下有一滴燭光
暖著

四、

老天是個湊趣人
飯後最好淋醒那些失神的小子
同一方向一把雨
也有些未馴的在亂竄

五、

歷史資料有時幾盞鬼
藥房地產不遜時人幽默
「天地寄蜉蝣，保險能壽永」
字要多啲識
絕對搵到食
若非我這多事人入來一看
豈非盞鬼？

補按：「然後是沙、是掘路、是貨車」，借自蔡炎培教授的〈弔文〉：
「然後是花、是路、是腳跡／伸向斜坡和坡上的鐘」。監獄為域多利
監獄。至於「天地寄蜉蝣，保險能壽永」，則是隨手抄下的展品上
的句子。

溺

蔡嘉恩

我遭下了許多詩句
夜裏，我撈了很久，應該
刻下來，刻在本子，或
腳底內側
待氧氣不在的時候

這裏有許多修理鋪
能修回那些沉落在
浦東，麗娃河與誰的腦海
失落的靈光嗎
我不曉得

我問過許多人
膠紙能不能黏回裂開的肺

蓋不住的深色
有一條只屬於我的印記
橫在襪子的庇蔭
你也想看嗎

看吧。文字拴住了我的腳
腦袋成了四方的形狀
沉落——
有別於我的生命
化成——
陌生的詩句

田園雜興

蘇昭樞（合肥）

地裏的瓜
在倉庫的捲簾前
被來回搬運
你掂量後
讓我嘗嘗有沒有熟

我們學習
樺卯 熱裝
把多出的幾寸
安進顫抖的鑿
偶爾
一起疊石

夜晚
我們一起熬海鮮粥
米漿翻滾
牡蠣流淚
你搖著勺
我幫忙看火
直到
蓋子上的迴流水
啪嗒啪嗒
提醒著出鍋了

禱文

鄭潔明

白光灼斷烏雲的筋膜
雨撐開窗框瘀黑的裂縫
吊船盪向玻璃
僵凍的面容

他伏在書桌，扣緊十指
「主啊，求你保守
明天賜八號風球
我不用踮起腳尖，在水窪之間
跳鋼線，不用拉攏
反骨的雨傘，護送
磨出眼圈的功課
不用熨平眉心
拆解隨時投擲的提問

不用趁小息衝上廁所
一拉褲鍊就被上課鐘聲
押送
不用在午息哽下乾硬生冷的
答案，與一分半分摔角

不用上留堂班
在褲袋
偷偷搥大牌
遣返一球
又一球
逃生的喊露」

黑屏放光
「所有學校今日停課」
他在工作群組廣傳
福音，吞下藥水
吊船在封條外窺看

入門

譚泳禧

8260

嘿

8206

嘿

8290

嘿

82666

嘿

「瑣事不入腦
付死物代勞」

重讀備忘錄：8260

8260

嘿

後來者至

#8260#

嗒

一手倉惶趕赴
抵住久欲叩問的門扇

復有後來者至

側身而入

未勞一指

卻勞後腳一踹

嗒

原來首著已失

碎裂

鄭思珩

夜間公園，一盞微弱街燈。
一抹從遠而近的黑影
一聲清脆的
碎裂。

抬頭。迎面的婦人
沒有抬頭，臉浴在手機亮光裏
而你續走
在無光小徑擦肩

濕滑的路中央
一股四溢的腥氣
一隻躺在半途的
蝸牛碎殼。

婦人踏著亮光而去
沒有迷路，沒有駐足
沒有人為聲音
挖一座墳

下班的歸途
靜寂。你彎身
走過路中央
影子剛好嵌進路縫

這夜下了一場雨。

在末日的洞穴

黑麥

(一)

蠅蟲要慢慢灌進來了
我們閉上了嘴巴

我從你身上找到一根線頭
拉扯時
太陽系會緩緩散開

你表示這只是一則
聾人聽聞的流言

宇宙是一條蟲
我們日夜巡視
黑夜是
它潰爛化膿的傷口

那白天呢

是我們閉上了的嘴巴

在蠅蟲散去之前
我們不出去
請一直待在這個房間

(二)

敲敲我們從沙灘
收集來的骨頭
是股窗蟹的洞穴

我們靠在窗邊呼吸
豎起骨頭
傾倒出數十顆小沙球
就像我們

拋出數十顆紙球
詩始終被困在骨肉中

(三)

在腰椎與薦椎之間
是我的投幣孔

信號從大腿傳遞至足底
從貨幣傳遞至我的身體

沒有脂肪的話
我只是地上的死魚

包裹住我的溫暖
包裹住我的慾望

鈴聲在催促我
愛剛從我的腹部
破體而出

我要回到崗位
至於愛和溫暖
不重要

我的缺陷導致了這一切
但我依然在呼吸

(四)

我願意將腑臟擺放至
正確的位置
是因為我相信有結果

我願意將嘴巴暫時閉上
是因為會有
洪水淹沒蠅蟲的一日

我願意將慾望寫在紙上
然後廢棄 是因為
愛是容納我們的洞穴

Editor's note: The duplex is a poetic form invented by poet Jericho Brown.

The Ruse of Metaphors

by Anna Nguyen

Listen, I'm bored with the metaphors.
Many days I'm daydreaming in class when they—

they who name and rename new worlds—they
design their craft lectures as if new worlds

are not desires for the Nordic worlds.
In Finland there too are many dark days.

The climate is depressed yet the natural days
are homogeneously enjoyed by the state.

To see, I fly in and out of the state,
if the other province is indeed greener

If the other province is indeed greener,
there will be days my mind refuses to—

There will be days my mind refuses to
listen. I'm bored with the metaphors.

**The Loiterer Proclaiming his Cardboard Sign
at the City Hall Square**

by Lian-Hee Wee

He lost marbles at the supreme court of law
They took pride stealing them rolling down the floor
 Rolling over for honours galore
 Groveling under this keen lackey
Groveling, an easy path to be mighty
Blazing, a painful ascension of the poor
 Blazing a trail less taken and so cock sure?
 Playing a game of high stakes with no winnings
Playing games that for him has many meanings
Packaging ideas that show them they are wrong
 Packaged, like apples wrapped in a song
 Reported, as news veneered with lore
 They report "Eo ho trovato l'invasor"
He lost marbles at the supreme court of law

Kindness Takes Its Stand Against the Economy

by Simon Patton

Only those who serve life can be truly strong—
commanders of others, demanders of things

think commands and demands that all lead to DEAD-ends.
Objecting to service makes them objects of DEATH,

servile, objectionable, dead to all kindness.
The living are fragile in this hard, concrete world,

but the fragile's alive in this concretized world
and this makes it more precious than Mountains of Gold...

So let's raze all these mountains of unprecious gold
and get back to what matters: LIFE'S LIVING BOND—

it's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our life's vital bond
and there lies our real meaning, our work and our wonder.

Work, wonder and meaning—how did we get it so wrong!
Only those who serve life can be truly strong.

Today's To-day-dream

by Simon Patton

Now is being your SELF such a bad idea?
The dread of your nature's a crippling fear...

That unnatural, rippling dread of being what you are
makes for bleakest black-holes and not shining stars.

Unwholesome, bleak humans blind to those dazzling self-sparks
wind up stunted and bitter, deeply without glow,

while neither bitter not stunted the self-seeker finds her glow
and the faint light she sheds reveals stupendous clues.

Yes, her faintly shed light brings a paradoxical view
of a life quite immensely beyond any “you”—

the intense life inside you once struggled to find
builds precisely the courage to leave “you” behind

till courage in the UNKNOWN is the one thing still dear:
now is being yourself such a bad idea?

一座由積木砌造的高塔 —— 讀陳家朗《積木寓言》

文 嚴瀚欽

一、透視之眼：以幾何丈量世界

「你高中唸數學時，是不是特別擅長幾何？」讀完《積木寓言》，我迫不及待問家朗。之所以這樣問，是因為書中詩作雖篇長量多，但我反覆感受到一種化繁為簡的思維方式，彷彿他具透視之雙眼，萬事萬物為他所見，就會還原為幾何輪廓：

〈破洞寓言〉裏，他用圓形理解傷痛，敘事者千瘡百孔的喉管，被寫成一柄滿是破洞的笛子，與愛人同樣佈滿破洞之笛相互應和。詩末，愛人之淚在鐘乳石上融出的孔洞，同樣是圓的——喉、笛、淚、鐘乳本不相干，卻因「圓」而此呼彼應；〈憂鬱隨想〉裏，「風是一個透明圓形的螺旋」，而且「一個個透明／圓形的螺旋先後出現在／積水裏」——圓、漣漪與螺旋的交疊，既賦予憂鬱以形狀，又暗示其循環與蔓延，崇高與墜落、憂鬱與開朗無限迴圈；〈波浪寓言 I〉中，散步時起伏的律動是波浪狀，人際間的往來交談如浪與浪相互拍打，交融間迸出晶瑩的碎光；〈線條寓言〉裏，指紋的圓形線條「如迷宮／沒有出口」，酒中漣漪亦如指紋，而醫院裏的心跳是「起伏又起伏的線段」，象徵生命的未知延續，指紋、迷宮、漣漪因而簡化為「我」同心圓般的困局；〈初晴〉寫葉上水珠圓轉，萬象在其間迴旋，「滑動的眼睛」模仿「轉動的地球」，微觀與宏觀之圓跨越疆界，於是「有愛的孩子不怕落單」，因為她知道自己的小水珠中蘊藏龐大想像；〈轉圈圈——在奈良·壺阪寺〉中，今我想與昔我言和，像兩個小孩牽手旋舞，「圓」成了解厄的儀式，而矛盾消融的過程中，數十個圈圈在默想裏，像萬花筒一樣增生；〈光的圓錐——在烏特勒支市郊〉更令人驚歎：「近乎圓形的湖面，經由光線的／連接，與置於天端的月亮連成／一個在黑暗

的虛空中／光的圓錐」——圓形與圓錐的組合，將天地之間的空無轉化為可見的龐大結構，在廣袤的夜色中發光。

圓、波浪、線條、螺旋……凡此種種，都是他將抽象情感化為具體形狀的嘗試。編輯陳澄如讀完詩集後也表示，自己看事物的眼光似乎不太一樣了，會自動把物體做幾何分解。

我想到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於公元前三百年撰寫的《幾何原本》（*Elements*）。這本發行量僅次於《聖經》的幾何學著作，其偉大處就在於從五條基本公理出發，像五個基礎、抽象、簡潔，且可循環使用的積木，層層構築出完整宇宙。後來偶然讀到王秀鳳的《幾何人生》，書中以弧線為缺憾之美，三角象徵穩固，圓代表圓融，為幾何元素賦予處世智慧。可見在追求細節與繁複的文學潮流中，偶爾回歸抽象形狀，反而能洞見更大的真理，讓無關之物產生深刻連結。

同名詩作〈積木寓言〉雖未直接提及幾何，卻同樣體現了化約思維。詩中記載他拍磁力共振的經驗，看到「斷層片下的腦部，它們本來自／不同的人，被不同的臉容所包覆，而一旦／被照成斷層片，便會看見每個人在表皮下都是沒有差別的」這正是家朗詩作中的密碼：找到萬物間的公約數，便能彼此交融、互為隱喻。正如此詩以積木為核心隱喻——飯店如散落的積木，人如遺落滑梯的積木，珊瑚貝殼之聲如積木相撞，風聲海浪如樂高之音，生命終如被擱置的積木——諸般不相干的物事，皆因「積木」而並置呼應。

〈淺談意志〉亦然，以「葉」為核心隱喻層層變形。童年餐桌上的斷頭魚骨聯想為落葉，魚是孤零的落葉，船也是一片葉，人則是長出手腳和臉龐的葉。詩中對比葉的被動飄零與人類具備意向的歸返，死亡成為走

曾經開花——讀陳穎怡的〈收成〉

文 吳朗風

在陳穎怡的詩作中，於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兩首，一首是〈收成〉，另一首是〈很好，我們遲了〉。兩首詩作，我都是在黎漢傑編的《香港詩選 2011》中首次讀到的。初讀時自己讀詩的閱歷還不太深，能留下印象，多半是因為詩中鮮明的通感，以及其乾淨語言下那種魔幻想像與回憶的揉合，美麗簡單卻又令人沉湎於當中似懂非懂的脈絡。而多年後不少詩作或已因比較而被判定為習套，唯獨這首我每次重看還是能夠肯定自己初讀時的感受，除卻一些意涵的零星伸展。就我的觀察，陳穎怡應該深受台灣詩的影響，而值得注意的是，她一方面吸納了台灣詩五六十年代早期的抒情氛圍，卻又沒有將那些對現實黑暗的慣性渲染寫法移植到自己的詩裏。¹ 相對很多詩人寫詩有年後為求詩藝的保證，寫法上總是慣於蓄儲詩力於單一句子，待足夠渾厚時方予逐一噴薄，陳穎怡（另一女詩人萍凡人也是一例）顯然更傾向（或堅執？）於無壓力的抒情，像在生活中容許隨意，也信任剎那間的靈光。

這只是我的印象。儘管單論詩藝、修辭、筆力等，在同代詩人裏，陳穎怡或不算是分外突出的一個，像「清新」也早已不是一回很「新」的事。但這兩首詩，若以同類主題為限，則我可以說，在自己往後多年的閱讀裏，至今，也似乎未找到有別的可堪頷頷者。這裏礙於篇幅，或只先讀〈收成〉於下：

有人用報紙包著頭顱
腦瓜成熟了
樣子還青澀
種在他臉上的芒果
有一半忙著醒來
如果有人，可以一塊兒採

第一句已預示了一種「收割」。從成熟與青澀的對照，很自然令人聯想到成長。意象上我想到戴天在七十年代的〈販頭記〉，西瓜（亦即人頭）最尾托住了自己的下巴。但接近四十年後，陳穎怡顯然沒有摹效那類血淋淋的描寫，而是選用一種個人別致的隱喻：「種在他臉上的芒果／有一半忙著醒來」。由開篇到此處，死亡似乎只是些無關緊要的襯托，重要的是那種「可愛」的景象，一若童年時對新鮮事物的眷眷之情。故此，便有了「如果有人，可以一塊兒採」這動人的句子。孩童常常不自覺的納悶，孤獨日後亦由此漸生。

……四周只有羊
果香堵住我的嘴巴
這個下午無法
與四年前失蹤的自己交談

有趣的是，如果以構篇分析，前段寫的是「收割」，繼後而來寫的卻是「隔絕」，而這種隔絕又是以「果香」般的甜美來呈現。於是，「這個下午無法／與四年前失蹤的自己交談」，場景已無聲移換，轉折明顯。而既是自己，因何是失蹤的？讀下去便漸見分曉。

爬上樹頂
風唱著它喜歡的歌
穿過一模一樣的電線杆
你不相信
那些吹散的夢
選中的字在想像中
很美的雨天
比煩惱更像塵埃
飄過眼前都喚不起來

1 如〈收成〉首節的「瓜果」意象，即多少令人想起如洛夫〈石室之死亡〉：「凡容器都已備妥，只等你一聲輕噓／果汁便從我的雙目中滔滔而下／種過幾個春天？又收穫幾個秋日？……旅人遂將我的衣角割下，去掩蓋另一粒種子」，或痲弦的〈給 R.G.〉：「瓜果是擺在／構成的那一邊。／這是午後的光的難忍的糾纏。／一隻腳安排在野茴香上，另隻腳／自河裏竄落。／／四壁間種植著眼睛，／一種閃光的田畝。……」等等零碎片段。

龐德《詩章》二十三

譯 宋子江

「而且全形萬有，」普塞洛斯說，「一切
皆為理智。」神之火焰。吉米斯托斯說：

「憑此宗教

「永遠造就不了希臘人。

「不如在伯羅奔尼撒築起城牆，

「整頓秩序，然後……

去他的義大利蠻子。」

而諾維的船在暴風雨中沉沒

或至少他們把書都拋落大海。

如何把伊羅爾溶進糖裏……白煤，

自動履帶車，消滅腎臟裏的一切細菌，

發明一些或多或少抽象的實體——

其數目與待解釋之事物相等……

科學不能建立在此等做法之上。「我

被灼傷過一次，」居里或者另一位科學家說：

「害我六個月才痊癒。」

而實驗繼續進行。

趨性！「我們相信吸引力乃是化學。」

攜著一隻金色的杯中的太陽

朝著海邊的淺灘走去——

太陽神，許珀里翁之子，降入金杯之中

為了橫渡大洋

進入幽冥黑夜之最深淺灘

毫無疑問是在辨別麵包黴菌的性別

太陽，徒然，徒然＝虛妄

（「語源未詳。」那個白癡

奧德修斯在沙灘上劃出一道犁痕。）

避禦者，寄養者，向下走入，向下，

降入，只為，海洋之外，

越過，橫渡

朝著幽冥

黑夜之深淵，

朝著母親，朝著髮妻，

朝著愛子……步入月桂樹蔭

正是在那片幽冥淺灘

正是在清晨，戴著弗里吉亞式布囊帽，

赤著腳，鏟走船上的沙

許珀里翁之子！

而在我熟睡時，玫瑰悄然生長，

琴弦因音樂而震顫，

山羊足的神，腳下是零落的細枝；

我們在山坡上，橄欖樹間，

一個人可以把自己的槳扛上去，

那艘船停泊在小海灣裏；

如同某年秋天，我們一同躺在那裏

帷幔之下，壁畫如同掛毯；

上方則是一座玫瑰園，

聲音出現在十字街口；

我們曾站在那裏，

從窗前望著道路，

法媿和我同在窗邊，

她的頭髮繫著金絲帶。

山上有雲：山坳，隱於霧中，宛如海岸。

葉葉相疊，拂曉樹枝掛在天空中

大海黯沉，風之下，

船帆鬆弛地垂掛在繫泊處，

雲如一張倒置的帆；

有人在海堤旁倒沙

橄欖樹佇立在山坡上

一個人可以把自己的槳扛上去